



郎昶子萬秋字元寶亦用才學自顯世祖初爲
晉陵太守坐於郡立華林閣置主書主衣下獄
免前廢帝末爲御史中丞卒官

史臣曰夫令問令望詩人所以作詠有禮有法
前謨以之垂美荀范二王雖以學義自顯而在
朝之譽不弘蓋由才有餘而智未足也惜矣哉

列傳第二十一

宋書六十

九月初五日

列傳第二十一

宋書六十一

臣沈

約

新撰

武三王

武帝七男張夫人生少帝孫脩華生廬陵孝獻
王義真胡婕妤生文皇帝王脩容生彭城王義
康垣美人生江夏文獻王義恭孫美人生南郡
王義宣呂美人生衡陽文王義季義宣別有傳
廬陵孝獻王義真美儀貌神情秀徹初封桂陽
縣公食邑千戶年十二從北征大軍進長安留

守栢谷塢除員外散騎常侍不拜及關中平定高祖議欲東還而諸將行役既久咸有歸願止留偏將不足鎮固人心乃以義真行都督雍涼秦三州之河東平陽河北三郡諸軍事安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雍州刺史太尉諮議參軍京兆王脩爲長史委以關中之任高祖將還三秦父老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沾王化於今百年矣始覩衣冠方仰聖澤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數千間是公家屋宅捨此欲何之高祖爲之愍然慰譬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感諸君戀本之意今留第二兒令文武賢才共鎮此境臨還自執義真手以授王脩令脩執其子孝孫手以授高祖義真尋除正加節又進督并東秦二州司州之東安定新平二郡諸軍事領東秦州刺史時隴上流人多在關中望因大威復得歸本及置東秦州父老知無復經略隴右固關中之意咸共歎息而佛佛虜寇逼交至沈田子旣殺王鎮惡王脩又殺田子義真年少賜與

左右不節脩常裁減之左右並怨因是白義真曰鎮惡欲反故田子殺之脩今殺田子是又欲反也義真乃使左右劉乞等殺脩脩字叔治京兆灊城人也初南渡見桓玄玄知之謂曰君平世吏部郎才脩旣死人情離駭無相統一高祖遣將軍朱齡石替義真鎮關中使義真輕兵疾歸諸將競斂財貨多載子女方軌徐行虜追騎且至建威將軍傅弘之曰公處分亟進恐虜追擊人也今多將輜重一日行不過十里虜騎追

至何以待之宜棄車輕行乃可以免不從賊追兵果至騎數萬匹輔國將軍蒯恩斷後不能禁至青泥後軍大敗諸將及府功曹王賜悉被俘虜義真在前故得與數百人奔散日暮虜不復窮追義真與左右相失獨逃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緣道叫喚義真識其聲出就之曰君非段中兵邪身在此宏大喜負之而歸義真謂宏曰今日之事誠無策略然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初高祖聞青泥敗未得義真審問有

前至者訪之竝云闇夜奔敗無以知存亡高祖怒甚剋日北伐謝晦諫不從及得宏啓事知義真已免乃止義真尋都督司雍秦并涼五州諸軍建威將軍司州刺史持節如故以段宏爲義真諮議參軍尋遷宋臺黃門郎領太子右衛率宏鮮卑人也爲慕容超尚書左僕射徐州刺史高祖伐廣固歸降太祖元嘉中爲征虜將軍青冀二州刺史追贈左將軍時義真將鎮洛陽而河南蕭條未及修理改除揚州刺史鎮石頭永初元年封廬陵王食邑三千戶移鎮東城高祖始踐阼義真意色不悅侍讀學士蔡茂之問其故義真曰安不忘危休泰何可恃明年遷司徒高祖不豫以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南豫豫雍司秦并六州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出鎮歷陽未之任而高祖崩義真聰明愛文義而輕動無德業與陳郡謝靈運琅邪顏延之慧琳道人竝周旋異常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爲宰相慧琳爲西豫州都督徐羨之

等嫌義真與靈運延之暱狎過甚故使范晏從容戒之義真曰靈運空踈延之隘薄魏文帝云鮮能以名節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故與之遊耳將之鎮列部伍於東府前既有國哀義真所乘舫單素不及母孫脩儀所乘者義真與靈運延之慧琳等共視部伍因宴舫內使左右剔母舫函道以施已舫而取其勝者及至歷陽多所求索羨之等每裁量不盡與深怨執政表求還都而少帝失德羨之等密謀廢

立則次第應在義真具以義真輕詆不任主社稷因其與少帝不協乃奏廢之曰臣聞二叔不成難結隆周淮南悖縱禍興盛漢莫不義以斷恩情爲法屈二代之事殷鑒無遠仁厚之主行之不疑故共叔不斷幾傾鄭國劉英容養釁廣難深前事之不忘後王之成鑒也案車騎將軍義真凶忍之性爰自稚弱咸陽之酷醜聲遠播先朝猶以年在統緒冀能改厲天屬之愛想聞革心自聖體不豫以及大漸臣庶憂惶內外屏氣

而縱博酣酒日夜無輟肆口縱言多行無禮先帝貽厥之謀圖慮經固親敕陛下面詔臣等若遂不悛必加放黜至言苦厲猶在紙翰而自茲迄今日月增甚至乃委棄藩屏志還京邑潛懷異圖希幸非輿轉聚甲卒徵召車馬陵墳未乾情事猶昨遂箴棄遺旨顯違成規整棹浮舟以示歸志肆心專已無復諮承聖恩低徊深垂隱忍屢遣中使苦相敦釋而親對散騎侍郎邢安泰廣武將軍茅仲思縱其悖罵訕主謗朝此父

播于遠近暴于人聽臣聞原火不撲蔓草難除青青不伐終致尋斧况憂深患著社稷慮切請一遵晉朝武陵舊典使顧懷之旨不墜於武廟全宥之德獲申於昵親仰尋感動臨啓悲咽乃廢義員爲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陽令堂邑張約之上疏諫曰臣聞仁義之在天下若中原之有菽理感之被萬物故不繫於貴賤是以考叔反悔誓於及泉壺關復寃魂於湖邑當斯之時豈無尊卿賢輔或以事迫心違或以道壅謀屈何

嘗不願聞善於輿隸藥石阿氏哉臣雖草芥備
充黔首少不量力頗高殉義之風謂蹈善於朝
聞愈徒生於白首用敢干禁忌戮披叙丹愚伏
惟高祖武皇帝誕茲神武撫運龍興仰清天步
則齊德有虞俯廓九州則侔功大夏故虔順天
人享有萬國雖靈祚脩長聖躬弗永陛下繼明
紹統遐邇一心藩王哲茂四維寧謐傾耳康哉
之詠企踵升平之風竊念廬陵王少蒙先皇優
慈之遇長受陛下睦愛之恩故在心必言所懷

必亮容犯臣子之道致招驕恣之愆至於天姿
夙成實有卓然之美宜在容養錄善奄瑕訓盡
義方進退以漸今猥加剝辱幽徙遠郡上傷陛
下棠棣之篤下令遠近恠然失圖士庶杜口人
爲身討臣伏思大宋之興雖協應符緯而開基
造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以道使兄弟
之美比輝魯衛龜策告同胙均七百豈不善哉
陛下富於春秋慮未重複忽安危之遠筭肆不
忍於一朝特願留神九思重加詢采上考前代

興亡之由中存武皇締構之業下顧蒼生顛顛
之望時開曲宥反王都邑選保傳於舊老求四
友於髦俊引誘情性道達聰明凡人在苦皆能
自厲況王質朗心聰易加訓範且中賢之人未
能無過過貴自改罪願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
下之懿弟豈可以其一肯長致淪棄哉謹昧死
詣闕伏地以聞惟願丹誠一經天聽退就斧鑕
無愧地下矣書奏以約之爲梁州府參軍尋又
見殺景平二年六月癸未羨之等遣使殺羨

於徙所時年十八元嘉元年八月詔曰前廬陵
王靈柩在遠國封墮替感惟拱慟情若貫割王
體自至極地戚屬尊豈可令情禮永淪終始無
寄可追復先封持遣奉迎并孫脩華謝妃一時
俱還言增摧哽三年正月誅徐羨之傅亮等是
日詔曰故廬陵王含章履正英哲自然道心內
昭徽風遐被遭時多難志匡權逼天未悔禍運
鍾屯險羣凶肆醜專竊國柄禍心潛構釁生不
圖朕每永念讐恥含痛內結遵養姦慝情禮未

申今王道既亨政刑始判宣昭國體於是乎在
可追崇侍中大將軍王如故爲慰寃魂少申悲
憤又詔曰乃者權臣陵縱兆亂基禍故吉陽令
張約之抗疏矢言至誠慷慨遂事屈羣醜殞命
遐疆志節不申感焉兼至昔關老奏書見紀漢
策閻纂獻規荷榮晉代考其忠槩參迹前蹤宜
加旌顯式揚義烈可贈以一郡賜錢十萬布百
匹義真無子太祖以第五子紹字休胤爲嗣元
嘉九年襲封廬陵王少而寬雅太祖甚愛之二

十年出爲南中郎將江州刺史時年十二二十
二年入朝加棨戟進都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晉
熙新蔡三郡諸軍事在任七年改授左將軍南
徐州刺史給鼓吹一部未之鎮仍遷揚州刺史
將軍如故索虜至瓜步紹從太子鎮石頭二十
九年疾患解職其年薨時年二十一遺令斂以
時服素棺周身太祖從之追贈散騎常侍鎮軍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刺史如故無子南平王鐸
第三子敬先爲嗣本名敬秀旣出繼而紹妃褚

秀之孫女故改焉景和二年爲前廢帝所害追贈中書侍郎謚曰恭王無子太宗泰始元年以世祖第二十一子晉熙王子輿字孝文爲紹嗣封廬陵王爲輔國將軍南高平臨淮二郡太守竝未拜爲太宗所殺三年更以桂陽王休範第二子德嗣紹爲建威將軍淮陵南彭城二郡太守後廢帝元徽二年與休範俱伏誅國復絕三年復以臨澧忠侯襲第三子暘字淵華繼紹爲給事中順帝昇明元年薨謚曰元王文無子國除

江夏文獻王義恭幼而明穎姿顏美麗高祖特所鍾愛諸子莫及也飲食寢卧常不離於側高祖爲性儉約諸子食不過五醃盤而義恭愛寵異常求須菓食日中無竿得未嘗噉悉以乞與傍人廬陵諸王未嘗敢求亦不得景平二年監南豫豫司雍秦并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代廬陵王義貞鎮歷陽時年十二元嘉元年封江夏王食邑五千戶加使持節進號撫軍將軍給鼓吹一部三年監南徐兗二州揚

州之晉陵諸軍事徐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進
監爲都督未之任太祖征謝晦義恭還鎮京口
六年改授散騎常侍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
秦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義恭
涉獵文義而驕奢不節旣出鎮太祖與書誡之
曰汝以弱冠便親方任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
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
感尋王業大懼負荷今旣分張言集未日無由
復得動相規誨宜深自砥礪思而後行開布誠

心厝懷平當親禮國士友接佳流識別賢愚鑒
察邪正然後能盡君子之心收小人之力汝神
意爽悟有日新之美而進德脩業未有可稱吾
所以恨之而不能已已者也汝性褊急袁太妃
亦說如此性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在從物
回改此最弊事宜應慨然立志念自我抑何至
丈夫方欲贊世成名而無斷者哉今粗疏十數
事汝別時可省也遠大者豈可具言細碎復非
筆可盡禮賢下士聖人垂訓驕侈矜尚先哲所

去豁達大度漢祖之德猜忌褊急魏武之累漢書稱衛青云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已舉事深宜鑒此若事異今日嗣子幼蒙司徒便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祇順之理苟有所懷密自書陳若形迹之間深宜慎護至於爾時安危天下決汝二人耳勿忘吾言今既進袁太妃供給計足充諸用此外一不須復有求取近亦具白此意唯脫應大餉致而當時遇有所乏汝自可少多供奉耳汝一月日自用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殷曠常宜早起接對賓侶勿使留滯判急務訖然後可入問訊既覩顏色審起居便應卽出不須久停以廢庶事也下日及夜自有餘閑府舍住止園池堂觀略所諳究計當無須改作司徒亦云爾若脫於左右之宜須小小回易當以始至一治爲限不煩紛紜日求新異凡訊獄多決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爲難汝復不習殊當未有次第訊前一二日取

訊簿密與劉湛輩共詳大不同也至訊日虛懷
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
歸已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萬一如
此必有大吝非唯訊獄君子用心自不應爾刑
獄不可擁滯一月可再訊凡事皆應慎密亦宜
豫敕左右人有至誠所陳不可漏泄以負忠信
之款也古人言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
或相讒構忽輕信受每有此事當善察之名器
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賜尤應裁量

吾於左右雖爲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爲非也以
貴陵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達事耳
聲樂嬉游不宜令過蒲漁獵一切勿爲供用奉
身皆有節度竒服異器不宜與長汝嬪侍左右
已有數人旣始至西未可忽忽復有所納又誠
之曰宜數引見佐史非唯臣主自應相見不數
則彼我不親不親則無因得盡人人不盡復何
由知其衆事廣引視聽旣益開博於言事者又
差有地也九年徵爲都督南兗徐兗青冀幽六

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南兗州刺史鎮廣陵時詔內外百官舉才義
恭上表曰臣聞雲和備樂則繁會克諧驪駟
服則致遠斯效陛下順簡寅化文明在躬玉衡
旣正泰階載一而猶發慮英髦坐情仄陋幽谷
空同顯著揚歷是以潛虬聳鱗佇利見之期翔
鳳弭翼應來儀之感竊見南陽宗炳操履閑遠
思業貞純砥節丘園息賓盛世貧約而苦內無改
情軒冕屢招確爾不拔若以蒲帛之聘感以大
倫之美庶投竿釋褐翻然來儀必能毗燮九官
宣贊百揆尚書金部郎臣徐森之臣府中直兵
參軍事臣王天寶竝局力允濟忠諒款誠往年
逆臣叛逸華陽失守森之全境寧民績章危棘
前者經略伊瀍元戎喪旅天寶北勤河朔東據
營丘勲勇旣昭心事兼竭雖蒙褒敘未盡才宜
竝可授以邊藩展其志力交趾遼邈累喪藩將
政刑每闕撫莅惟艱南中負遠風謠迴隔蠻僚
狡竊邊氓茶炭寔須練實以綏其難謂森之可

交州刺史天寶可寧州刺史庶足威懷荒表肅清遐服昔魏戊之賢功存薦士趙武之明事彰管庫臣識愧前良理謝先哲率舉所知仰酬採訪退懼警言無足甄獎十六年進位司空明年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有罪出藩徵義恭爲侍中都督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司徒錄尚書領太子太傅持節如故給班劍二十人置仗加兵明年解督南兗二十一年進太尉領司徒餘如故義恭既小心恭慎且戒義康之失雖爲總錄奉行文書而已故太祖安之相府年給錢二千萬

它物倍此而義恭性奢用常不足太祖又別給錢季千萬二十季領國子祭酒時有獻五百里馬者以賜義恭二十七年春索虜寇豫州太祖因此欲開定河洛其秋以義恭總統羣帥出鎮彭城解國子祭酒虜遂深入徑至瓜步義恭與世祖閉彭城自守二十八年春虜退走自彭城北過義恭震懼不敢追其日民有告虜驅廣陵民萬餘口夕應宿安王陂去城數十里今追之

可悉得諸將竝請義恭又禁不許經宿太祖遣驛至使悉力急追義恭乃遣鎮軍司馬檀和之向蕭城虜先已聞知乃盡殺所驅廣陵民輕騎引去初虜深入上慮義恭不能固彭城備加誠勒義恭答曰臣未能臨瀚海濟居延庶免劉仲奔逃之恥及虜至義恭果走賴衆議得停事在張暘傳降義恭號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魯郡孔子舊庭有栢樹二十四株經歷漢晉其大連抱有二株先折倒士人崇敬莫之

敢犯義恭悉遣人伐取父老莫不歎息又以本官領南兖州刺史增督南兖豫徐青冀司雖秦幽并十一州諸軍事并前三州移鎮盱眙脩治館宇擬制東城二十九季冬還朝上以御所乘蒼鷹船上迎之遭太妃憂改授大將軍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持節侍中錄尚書太子太傅如故還鎮東府辭侍中未拜值元凶肆逆其日劾召義恭先是詔召太子及諸王各有常人慮有詐妄致害者至是義恭求

可悉得諸將竝請義恭又禁不許經宿太祖遣
驛至使悉力急追義恭乃遣鎮軍司馬檀和之
向蕭城虜先已聞知乃盡殺所驅廣陵民輕騎
引去初虜深入上慮義恭不能固彭城備加誠
勸義恭答曰臣未能臨瀚海濟居延庶免劉仲
奔逃之恥及虜至義恭果走賴衆議得停事在
張暘傳降義恭號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餘
悉如故魯郡孔子舊庭有栢樹二十四株經歷
漢晉其大連抱有二株先折倒士人崇敬莫之
敢犯義恭悉遣人伐取父老莫不歎息又以本
官領南兖州刺史增督南兖豫徐青冀司雖
秦幽并十一州諸軍事并前三州移鎮盱眙
脩治館宇擬制東城二十九季冬還朝上以御
所乘蒼鷹船上迎之遭太妃憂改授大將軍都
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持節侍中
錄尚書太子太傅如故還鎮東府辭侍中未拜
值元凶肆逆其日劾召義恭先是詔召太子及
諸王各有常人慮有詐妄致害者至是義恭求

常所遣傳詔劭遣之而後入義恭請罷兵凡府內兵仗竝送還臺進位太保進督會州諸軍事服侍中服又領大宗師世祖入討劭疑義恭有異志使人住尚書下省分諸子竝住神虎門外侍中下省劭聞世祖已次近路欲悉力逆之決戰中道義恭慮世祖船乘陋小劭豕突中流容能爲患乃進說曰割棄南岸柵斷石頭此先朝舊法以逸待勞不憂不破也劭從之世祖前鋒至新亭劭挾義恭出戰恒錄在左右故不能自

拔戰敗使義恭於東堂簡將義恭先使人具船於東冶渚因單馬南奔始濟淮追騎已至北岸僅然得免劭大怒遣始興王濬就西省殺義恭十二子世祖時在新林浦義恭旣至上表勸世祖卽位曰臣聞治亂無兆倚伏相因乾靈降禍二凶極逆深酷巨痛終古未有陛下忠孝自天赫然電發投袂泣血四海順軌是以諸侯雲赴數均八百義奮之旅其會如林神祚明德有所底止而冲居或躍未登天祚非所以嚴重宗社

紹延七百昔張武抗辭代王順請耿純陳欸光武正位況今罪逆無親惡盈釁滿阻兵安忍戮善崇姦履地戴天畢命俄頃宜早定尊號以固社稷景平之季實惟樂推王室之亂天命有在故抱拜兆於墜璧赤龍表於霄徵伏惟大明無私遠存家國七廟之靈近哀黔首荼炭之切時陟帝祚永慰羣心臣負釁嬰罰偷生人壤幸及寬政待罪有司敢以漏刻視息披露肝膽世祖卽祚授使持節侍中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太尉錄尚書六條事南徐徐二州刺史給鼓吹一部班劍二十人又假黃鉞事寧進位太傅領大司馬增班劍爲三十人以在藩所服玉環大綬賜之增封二千戶上不欲致禮太傅諷有司奏曰聖旨謙光尊師重道欲致拜太傅斯誠弘茲遠風敦闡盛則然周之師保實稱三吏晉因於魏特加其禮帝道嚴極既有常尊考之史載未見茲典故卞壺孫楚竝謂人君無降尊之義遠稽聖典近卽羣心臣等參議謂不應有加拜

之禮詔曰閭薄纂統寔憑師範思盡虔恭以承道訓所奏稽諸往代謂無拜禮據文旣明便從所執世祖立太子東宮文案使先經義恭孝建元年南郡王義宣臧質魯爽等反加黃鉞白直百人入六門事平以臧質七百里馬賜義恭又增封二千戶世祖以義宣亂逆由於彊盛至是欲削弱王侯義恭希旨乃上表省錄尚書曰臣聞天地設位三極同序皇王化則九官咸事時亮之績昭於虞典論道之風宣於周載台輔之

設坐調陰陽元凱之置起釐百揆所以樂鉞矢言侵官是誠陳平抗辭匪職罔咎漢承秦後庶僚稍改爵因時變任與世移總錄之制本非舊體列代相沿茲仍未革今皇家中造事遵前文宜憲章先代證文古則停省條錄以依昔典使物競思存人懷勤壹則名實靡愆庸節必紀臣謬典國重虛荷崇位興替宜知敢不輸盡上從其議又與驃騎大將軍竟陵王誕奏曰臣聞佞懸有數等級異儀珮笏有制卑高殊序斯蓋上

哲之洪摹範世之明訓而時至彌流物無不弊
僭侈由俗軌度非古晉代東徙舊法淪落侯牧
典章稍與事廣名實一差難以卒變章服崇濫
多歷年所今樞機更造皇風載新耗弊未充百
用思約宜備品式之律以定損厭之條臣等地
居枝昵位參台輔遵正之首請以爵先致貶之
端宜從戚始輒因暇日共參愚懷應加省易謹
陳九事雖懼匪衷庶竭微款伏願陛下聽覽之
餘薄垂昭納則上下相安表裏和穆矣詔付外
詳有司奏曰車服以庸虞書茂典名器慎假春
秋明誠是以尚方所制漢有嚴律諸侯竊服雖
親必罪降于頃世下僭滋極器服裝飾樂舞音
容通於王公達於衆庶上下無辨民志靡壹義
恭所陳寔允禮度九條之格猶有未盡謹共附
益凡二十四條聽事不得南向坐施帳并幃藩國
宮正冬不得跣登國殿及夾侍國師傳令及油
戟公主王妃傳令不得朱服舉不得重桐鄣扇
不得雉尾劍不得鹿盧形槩眊不得孔雀白氅

夾轂隊不得絳襖平乘誕馬不得過二匹胡伎
不得綵衣舞伎正冬箸袿衣不得裝面冬會不
得鐸舞柶柈舞長躋透狹舒劔博山緣大槿升
五案自非正冬會奏舞曲不得舞諸妃主不得
著緄帶信幡非臺省官悉用絳郡縣內史相及
封內官長於其封君既非在三罷官則不復追
敬不合稱臣宜止下官而已諸鎮常行車前後
不得過六隊白直夾轂不在其限刀不得過銀
銅爲飾諸王女封縣主諸王子孫襲封之王妃
及封侯者夫人行竝不得鹵簿諸王子繼體爲
王者婚葬吉凶悉依諸國公侯之禮不得同皇
弟皇子車非輶車不得油幢平乘舩皆下兩頭
作露平形不得擬象龍舟悉不得朱油帳鐃不
得作五花及豎筍形詔可是歲十一月還鎮京
口二年春進督東南兗二州其冬徵爲揚州刺
史餘如故加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劔履上殿固
辭殊禮又解持節都督并侍中義恭撰要記五
卷起前漢訖晉太元表上之詔付祕閣時西陽

王子尚有盛寵義恭解揚州以避之乃進位太宰領司徒義恭常慮爲世祖所疑及海陵王休茂於襄陽爲亂乃上表曰古先哲王莫不廣植周親以屏帝宇諸侯受爵亦願永固邦家至有管蔡梁燕致禍周漢上乖顯授之恩下亡血食之業夫善積慶深宜享長久而歷代侯王甚乎匹庶豈異姓皆賢宗室悉不賢由生於深宮不覩稼穡左右近習未值田蘇富貴驕奢自往而至聚毛折軸遂乃危禍漢之諸王並置傳相猶不得禁逆七國連謀寔由彊盛晉氏列封正足成永嘉之禍尾大不掉終古同疾不有更張則其源莫救日者庶人恃親始傾王業去歲西寇藉龍幾敗皇基不圖襄楚復生今釁良以地勝兵勇獎成凶惡前事之不忘後事之明兆陛下大明紹祚垂法萬葉臣年衰意塞無所知解忝皇族考長慙慨內深思表管見禪崇萬一竊謂諸王貴重不應居邊至於華州優地時可斲出旣以有州不須置府若位登三事止乎長史掾

屬若宜鎮御別差扞城大將若情樂冲虞不宜
逼以戎事若捨文好武尤宜禁塞僚佐文學足
充話言遊梁之徒一皆勿許文武從鎮以時休
止妻子室累不煩自隨百僚修詣宜遵晉令悉
須宣令齊到備列賓主之則衡泌之士亦無煩
干候貴王器甲於私爲用蓋寡自金銀裝刀劍
戰具之服皆應輸送還本曲突徙薪防之有素
庶善者無懼惡者止姦時世祖嚴暴義恭慮不
見容乃卑辭曲意盡禮祇奉且便辯善附會俯
仰承接皆有容儀每有符瑞輒獻上賦頌陳詠
美德大明元年有三脊茅生石頭西岸累表勸
封禪上大悅三年省兵佐加領中書監以崇藝
昭武永化三營合四百三十七戶給府吏增吏
僮千七百人合爲二千九百人六年解司徒府
太宰府依舊辟召又年給三千匹布七年從巡
兼尚書令解中書監八年閏月又領太尉其月
世祖崩遺詔義恭解尚書令加中書監柳元景
領尚書令入住城內事無巨細悉關二公大事

與沈慶之參決若有軍旅可爲總統尚書中事
委顏師伯外監所統委王玄謨前廢帝即位詔
曰總錄之典著自前代孝建始年雖斲并省而
因革有宜理存濟務朕然獨在躬未涉政道百
揆庶務允歸尊德太宰江夏王義恭新除中書
監太尉地居宗重受遺阿衡實深憑倚用康庶
績可錄尚書事本官監太宰王如故侍中驃騎
大將軍南兖州刺史巴東郡開國公新除尚書
令元景同稟顧誓翼輔皇家贊業宣風繫公是
賴可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一依舊
准領丹陽尹侍中領公如故又增義恭班劍爲
四十人更申殊禮之命固辭殊禮義恭性嗜不
恒日時移變自始至終屢遷第宅與人遊款意
好亦多不終而奢侈無度不愛財寶左右親幸
者一日乞與或至一二百萬小有忤意輒追奪
之大明時資供豐厚而用常不足賒市百姓物
無錢可還民有通辭求錢者輒題後作原字善
騎馬解音律游行或三五百里世祖恣其所之

東至吳郡登虎丘山又登無錫縣烏山以望太湖大明中撰國史世祖自爲義恭作傳及永光中雖任宰輔而承事近臣戴法興等常若不及前廢帝狂悖無道義恭元景等謀欲廢立永光元年八月廢帝率羽林兵於第害之并四子時年五十三斷析義恭支體分裂腸胃挑取眼精以蜜漬之以爲鬼目精太宗定亂令書曰故中書監太宰領太尉錄尚書事江夏王道性淵深睿鑒通遠樹聲列藩宣風鉉德位隆姬輔任屬負圖勤勞國家方熙託付之重盡心毗導永融雍穆之化而凶醜忌威奄加冤害夷戮有暴殞安無聞憤達幽明痛貫朝野朕蒙險在難含哀莫申幸賴宗祏之靈克纂祈天之祚仰惟勲戚震慟于厥心昔梁王徵庸警蹕備禮東平好善黃屋在廷況公德猷弘懋彝典未殊者哉可追崇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太尉中書監錄尚書事王如故給九旒鸞輅虎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輜輶車泰始三年又

下詔曰皇基崇建屯剝維難弘啓熙載底績忠
果故從饗世祀勒勲宗彝世祖寧亂定業寔資
翼亮故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
太尉中書監錄尚書事江夏文獻王義恭故使
持節侍中都督南豫江豫三州軍事太尉南豫
州刺史巴東郡開國忠烈公元景故侍中司空
始興郡開國襄公慶之故持節征西將軍雍州
刺史洮陽縣開國肅侯愨或體道沖玄燮化康
世或盡誠致効庚難龕逆宜式遵國典陪祭廟
庭義恭長子朗字元明出繼少帝封南豐縣王
食邑千戶爲湘州刺史持節侍中領射聲校尉
爲元凶所殺世祖卽位追贈前將軍江州刺史
孝建元年以宗室祗長子歆繼封祗伏誅歆還
本泰始三年更以宗室韞第二子銑繼封爲祕
書郎與韞俱死順帝昇明二年復以宗室琨子
績繼封三年薨會齊受禪國除朗弟叡字元秀
太子舍人爲元凶所害追贈侍中謚宣世子大
明二年追封安隆王以第四皇子子綏字寶孫

續封食邑二千戶追謚獻曰宣王以子綏爲都督郢州諸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進號後軍將軍加持節太宗泰始元年進號征南將軍改封江夏王食邑五千戶改獻爲江夏宣王子綏未受命與晉安王子勛同逆賜死七年太宗以第八子躋字仲升繼義恭爲孫封江夏王食邑五千戶後廢帝即位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諸軍事東中郎將會稽太守進號左將軍齊受禪降爲沙陽縣公食邑一千五百戶

反賜死獻弟韶字元和封新吳縣侯官至步兵校尉追贈中書侍郎謚曰烈侯韶弟坦字元度平都懷侯坦弟元諒江安愍侯元諫弟元粹興平悼侯坦元諫元粹竝追贈散騎侍郎元粹弟元仁元方元旒元淑元胤與朗等凡十二人竝爲元凶所殺元胤弟伯禽孝建三年生義恭諸子既遇害爲朝廷所哀至是世祖名之曰伯禽以擬魯公伯禽周公旦之子也官至輔國將軍湘州刺史又爲前廢帝所殺謚曰哀世子又追

贈江夏王改諡曰愍伯禽弟仲容封求脩縣侯
爲寧朔將軍臨淮濟陽二郡太守仲容弟叔子
封永陽縣侯叔子弟叔寶及仲容叔子竝爲前
廢帝所殺謚仲容叔子竝曰殤侯

衡陽文王義季幼而夷簡無鄙近之累太祖爲
荊州高祖使隨往江陵由是特爲太祖所愛元
嘉元年封衡陽王食邑五千戶五年爲征虜將
軍八年領石頭戍事九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徐
州諸軍事右將軍南徐州刺史十六年代臨川

王義慶都督荆湘雖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
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如故給鼓吹一部
先是義慶在任值巴蜀亂擾師旅應接府庫空
虛義季躬行節儉畜財省用數年間還復充實
隊主續豐母老家貧無以充養遂斷不食肉義
季哀其志給豐每月白米二斛錢一千并制豐
噉肉義季素拙書上聽使餘人書啓事唯自署
名而已二十年加散騎常侍進號征西大將軍
領南蠻校尉義季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後

遂爲長夜之飲略少醒日太祖累加詰責義季引愆陳謝上詔報之曰誰能無過改之爲貴耳此非唯傷事業亦自損性命世中此比皆汝所諳近長沙兄弟皆緣此致故將軍蘇徽耽酒成疾旦夕待盡吾試禁斷并給藥膳至今能立此自是可節之物但嗜者不能立志裁割耳晉元帝人主尚能感王導之諫終身不復飲酒汝既有美尚加以吾意殷勤何至不能慨然深自勉厲乃復須嚴相割裁坐諸紘紘然後少止者幸

可不至此一門無此酣法汝於何得之臨書歎塞義季雖奉此旨酣縱如初遂以成疾上又詔之曰汝飲積食少而素羸多風常慮至此今果委頓縱不能以家國爲懷近不復顧性命之重可歎可恨豈復一條本望能以理自厲未欲相苦耳今遣孫道胤就楊佛等令晨夕視汝并進止湯食可開懷虛受慎勿隱避吾飽嘗見人斷酒無它嫌吸蓋是當時甘嗜罔已之意耳今者憂怛政在性命未暇及美業復何爲吾煎毒至

此邪義季終不改以至於終二十一年爲都督南兗徐青冀幽六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登舟之日帷帳器服諸應隨刺史者悉留之荆楚以爲美談二十二年進督豫州之梁郡遷徐州刺史持節常侍都督如故明年索虜侵逼北境擾動義季懲義康禍難不欲以功勤自業無它經略唯飲酒而已太祖又詔之曰杜驥申怙倉卒之際尚以弱甲瑣卒徼寇作援彼爲元統士馬桓桓旣不懷奮發連被意旨猶復逡巡豈唯大乖應赴之宜實孤百姓之望且匈奴輕漢將自此而始賊初起逸未知指趨故且裝束兼存觀察耳少日勢漸可見僂應大有經略何合安然遂不敢動遣軍政欲乘際會拯危急以申威援本無驅馳平原方幅爭鋒理又山路易馮何以畏首尾迴弱若謂事理政應如此者進大鎮聚甲兵徒爲煩耳二十四年義季病篤上遣中書令徐湛之省疾召還京師未及發薨於彭城時年

三十三太尉江夏王義恭表解職迎喪不許上遣東海王禕北迎義季喪追贈侍中司空持節都督刺史如故子恭王疑字子岐嗣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世祖大明七年薨追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子伯道嗣順帝昇明三年薨其年齊受禪國除

史臣曰戒懼乎其所不覩恐畏乎其所不聞在於慎所忽也江夏王高祖寵子位居上相大明之世親典冠朝屈體降情槃辟於軒檻之上明其爲卑約亦已至矣得使虐朝暴主顧無猜色歷載踰十以尊戚自保及在永光幼主南面公旦之重屬有所歸自謂踐冰之慮已除太山之安可恃曾未云幾而磔體分肌古人以隱微致戒斯爲篤矣

列傳第二十二

宋

九月初五日

列傳第二十二

宋書六十二

臣沈

約新撰

羊欣

張敷

王微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也曾祖忱晉徐州刺史祖權黃門郎父不疑桂陽太守欣少靖默無競於人美言笑善容止汎覽經籍尤長隸書不疑初為烏程令欣時年十二時王獻之為吳興

太守甚知愛之獻之嘗夏月入縣欣著新絹帟
晝寢獻之書帟數幅而去欣本工書因此彌善
起家輔國參軍府解還家隆安中朝廷漸亂欣
優游私門不復進仕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欣
書常辭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爲其後軍府舍人
此職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
者稱焉欣嘗詣領軍將軍謝混混拂席改服然
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
蔡見羊欣遂易衣改席欣由此益知名桓玄輔
政領平西將軍以欣爲平西參軍仍轉主簿參
預機要欣欲自踈時漏密事玄覺其此意愈重
之以爲楚臺殿中郎謂曰尚書政事之本殿中
禮樂所出卿昔處股肱方此爲輕也欣拜職少
日稱病自免屏居里巷十餘年不出義熙中弟
徽被遇於高祖高祖謂諮議參軍鄭鮮之曰羊
徽一時美器世論猶在兄後恨不識之即板欣
補右將軍劉藩司馬轉長史中軍將軍道憐諮
議參軍出爲新安太守在郡四年簡惠著稱除

臨川王義慶輔國長史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
參軍竝不就太祖重之以為新安太守前後凡
十三年游玩山水甚得適性轉在義興非其好
也頃之又稱病篤自免歸除中散大夫素好黃
老常手自書章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兼善
醫術撰藥方十卷欣以不堪拜伏辭不朝覲高
祖太祖竝恨不識之自非尋省近親不妄行詣
行必由城外未嘗入六關元嘉九年卒時年七
十三子俊早卒弟徽字敬猷世譽多欣高祖鎮
京口以為記室參軍掌事八年遷中書郎直西
省後為太祖西中郎長史河東太守子瞻元嘉
末為世祖南中郎長史尋陽太守卒官

張敷字景胤吳郡人吳興太守邵子也生而母
沒年數歲問母所在家人告以死生之分敷雖
童蒙便有思慕之色年十許歲求母遺物而散
施已盡唯得一畫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
筍流涕見從母常悲感哽咽性整貴風韻甚高
好讀玄書兼屬文論少有盛名高祖見而愛之

以爲世子中軍參軍敷見接引永初初遷祕書郎嘗在省直中書令傅亮貴宿權要聞其好學過候之敷卧不卽起亮怪而去父邵爲湘州去官侍從太祖版爲西中郎參軍元嘉初爲員外散騎侍郎祕書丞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爲撫軍功曹轉記室參軍時義恭就太祖求一學義沙門此沙門求見發遣會敷赴假還江陵太祖謂沙門曰張敷應西當令相載及敷辭上謂曰撫軍須一意懷道人卿可以後編載之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旨曰臣性不耐雜上甚不說遷正員郎中書舍人狄當周赧竝管要務以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赧曰彼若不相容便不如不往詎可輕往邪當曰吾等竝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訓接甚歡旣而呼左右曰移我遠客赧等失色而去其自標遇如此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至今慕之其源流起自敷也遷黃門侍郎始興王

濟後軍長史司徒左長史未拜父在吳興亡報
以疾篤數往奔省自發都至吳興成服凡十餘
日始進水滌葬畢不進鹽菜遂毀瘠成疾世父
茂度每止譬之輒更感慟絕而復續茂度曰我
冀譬汝有益但更甚耳自是不復往未暮而卒
時年四十一琅邪顏延之書弔茂度曰賢弟子
少履貞規長懷理要清風素氣得之天然言面
以來便申忘年之好比雖艱隔成阻而情問無
睽薄莫之人冀其方見慰說豈謂中年奄爲長

往聞問悼心有兼怛痛足下門教敦至兼實家
寶一旦喪失何可爲懷其見重如此世祖即位
詔曰司徒故左長史張敷貞心簡立幼樹風規
居哀毀滅孝道淳至宜在追甄於以報美可追
贈侍中於是改其所居稱爲孝張里無子
王微字景玄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弟子也父孺
光祿大夫微少好學無不通覽善屬文能書畫
兼解音律醫方陰陽術數年十六州舉秀才衡
陽王義季右軍參軍竝不就起家司徒祭酒轉

主簿始興王濬後軍功曹記室參軍太子中舍人始興王友父憂去官服闋除南平王鑠右軍諮議參軍微素無宦情稱疾不就仍除中書侍郎又擬南琅邪義興太守並固辭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爲吏部郎微與湛書曰弟心病亂度非但蹇蹇而已此處朝野所共知騶會忽扣葦門閭里咸以爲祥怪君多識前世之載天值何其易傾弟受海內駭笑不過如燕石禿鷲邪未知君何以自解於良史邪今雖王道鴻鬯或有激

朗於天表必欲探援潛寶傾海求珠自可卜肆巫祠之間馬棧牛口之下賞劇孟於博徒拔卜式於芻牧亦有西戎孤臣東都戒士上窮範馳之御下盡詭遇之能兼鱗雜襲者必不乏於世矣且廬於承明署乎金馬皆明察之官又賢於管庫之末何爲劫勒通家疾病人塵穢難甚之選將以靖國不亦益囂乎書云任官維賢才而君擢士先疹廢芘芘棧樸似不如此且弟曠違兄姊迄將十載姊時歸來終不任輿曳入閣兄

守金城水不堪扶抱就路若不憊疾非性僻而何此君曰表裏無假長目飛耳也常謂生遭太公將即華士之戮幸遇管叔必蒙僻儒之養光武以馮衍才浮其實故棄而不齒諸葛孔明云來敏亂郡過於孔文舉況無古人之才槩敢干周漢之常刑彼二三英賢足爲曉治與否恐君逢此時或亦不免高閣乃復假名不知已者豈欲自比衛賜邪君欲高數山公而以仲容見處徒以槌提禮樂本不參選鄙夫瞻彼固不任下

走未知新沓何如州陵耳而作不師古坐亂官政誣飾蚯蚓冀招神龍如復託以眞素者又不宜居華留名有害風俗君亦不至期人如此若交以爲人賜舉未以已勞則商販之事又連所不忍聞也豈謂不肖易擢貪者可誘凡此數者君必居一焉雖假天口於齊駢藉鬼說於周季公孫碎毛髮之文莊生縱泝瀆之極終不能舉其契爲之辭矣子將明魂必靈哈於萬里汝穎餘彥將拂衣而不朝浮華一開風俗或從此而

爽鬼谷以揣情爲最難何君忖度之輕謬今有此書非敢叨擬中散誠不能顧影負心純盜虛聲所以綿絡累紙本不營尚書虎爪板也成童便往來居舍晨省復經周旋加有諸甥亦何得頓絕慶吊然生平之意自於此都盡君平公云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且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陋其事不經非獨搢紳者不道僕妾皆將咲之忽忽不樂自知壽不得長且使千載知弟不詐諛耳微旣爲始興王濬府吏濬數相存慰微奉答牋書輒飾以辭采微爲文古甚頗抑揚袁淑見之謂爲訴屈微因此又與從弟僧綽書曰吾雖無人鑒要是早知弟每共宴語前言何嘗不以止足爲貴且持盈畏滿自是家門舊風何爲一旦落漠至此當局苦迷將不然邪詎容都不先聞或可不知耳衣冠胄胤如吾者甚多才能固不足道唯不傾側溢詐士頗以此容之至於規矩細行難可詳料疹疾日滋縱恣益甚人道所貴廢不復修幸值聖明兼容置之

教外且舊恩所及每蒙寬假吾亦自揆疾疹重
侵難復支振民生安樂之事心死久矣所以解
日偷存盡於大布糲粟半夕安寢便以自度血
氣盈虛缺復稍道長以大散爲和羹弟爲不見
之邪疾廢居然且事一已上不足敗俗傷化下
不至毀辱家門泊爾尸居無方待化凡此二三
皆是事實吾與弟書不得家中相欺也州陵此
舉爲無所因反覆思之了不能解豈見吾近者
諸賤邪良可怪笑吾少學作文又晚節如小進
使君公欲民不偷每加存飾訓對尊貴不厭敬
恭且文詞不怨思抑揚則流澹無味文好古貴
能連類可悲一往視之如似多意當見居非求
志清論所排便是通辭訴屈邪爾者真可謂真
素寡矣其數旦見客小防自來盈門亦不煩獨
舉吉也此輩乃云語勢所至非其要也弟無懷
居今地萬物初不以相非然魯器齊虛實宜書
紳今三署六府之人誰表裏此內儻疑弟豫有
力於素論何如哉則吾長阨不死終誤盛壯也

江不過彊吹拂吾云是巖穴人巖穴人情所高
吾得當此則雞鶩變作鳳皇何爲干飾廉隅秩
秩見於面目所惜者大耳諸舍闔門皆蒙時私
此既未易陳道故常因舍聲不言至兄弟尤爲
叨竊臨海頻煩二郡謙亦越進清階吾高枕家
巷遂至中書郎此足以闔棺矣又前年優旨自
弟所宣雖夏后撫辜人周宣及鰥寡不足過也
語皆循檢校迹不爲虛飾也作人不阿諛無緣
頭髮見白稍學諂詐且吾何以爲足不能行自
不得出戶頭不耐風故不可扶曳家本貧餒至
於惡衣蔬食設使盜跖居此亦不能兩展其足
妄意珍藏也正令選官設作此舉於吾亦無劍
戟之傷所以懃懃畏人之多言也管子晉賢乃
關人主之輕重此何容易哉州陵亦自言視明
聽聰而返區區飾吾何辯致而下英俊夫奇士
必龍居深藏與蛙蝦爲伍於勲其猶難之林宗
輩不足識也似不肯睽睽奉牋記彫琢獻文章
居家近市屢親戚滿城府吾猶自知袁陽源輩

當平此不飾詐之與直獨兩不關吾心又何所
耿介弟自宜以解塞羣賢矣兼悉怒此言自爾
家任兄故能也日日望弟來屬病終不起何意
向與江書粗布胷心無人可寫比面乃具與弟
書便覺成本以當半日相見吾既惡勞不得多
語樞機幸非所長相見亦不勝讀此書也親屬
欲見自可云無急付手時論者或云微之見舉
盧江何憊亦豫其議慮爲微所咎與書自陳微
報之曰卿昔稱吾於義興吾常謂之見知然復
自怪鄙野不參風流未有一介熟悉於事何用
獨識之也近日何見綽送卿書雖知如戲知卿
固不能相哀苟相哀之未知何相期之可論卿
少陶玄風淹雅修暢自是正始中人吾真庸性
人耳自然志操不倍王樂小兒時尤麤笨無好
常從博士讀小小章句竟無可得口吃不能劇
讀遂絕意於尋求至二十左右方復就觀小說
往來者見床頭有數帙書便言學問試就檢當
何有哉乃復持此擬議人邪尚獨愧咲揚子之

褻贍猶恥辭賦爲君子若吾篆刻菲亦甚矣卿
諸人亦當尤以此見議或謂言深博作一段意
氣鄙薄人世初不敢然是以每見世人文賦書
論無所是非不解處即日借問此其本心也至
於生平好服上藥起年十二時病虛耳所撰服
食方中粗言之矣自此始信攝養有徵故門冬
昌朮隨時參進寒溫相補欲以扶護危羸見冀
白首家貧乏之役至於春秋令節輒自將兩三門
生入草采之吾實倦遊醫部頗曉和藥尤信本
草欲其必行是以躬親意在取精世人便言希
仙好異矯慕不羈不同家頗有罵之者又性知
畫續蓋亦鳴鵠識夜之機盤紆糾紛或記心曰
故兼山水之愛一往跡求皆仿像也不好詣人
能忘榮以避權右宜自密應對舉止因卷慙自
保不能勉其所短耳由來有此數條二三諸賢
因復架累致之高塵詠之清壑瓦礫有資不敢
輕厠金銀也而頃年嬰疾沉淪無已區區之情
惴於生存自恐難復而先命猥加魂氣褰帶常

人不得作常自處疾苦正亦卧思已熟謂有記
自論既仰天光不天庶類兼望諸賢共相哀體
而卿首唱誕言布之翰墨萬石之慎或未然邪
好盡之累豈其如此綽大駭歎便是闔朝見病
者吾本儻人加疹意憐一旦聞此便惶怖矣五
六日來復苦心痛引喉狀如匈中悉腫甚自憂
力作此若無復條貫貴布所懷落漠不舉卿既
不可解立欲便別且當笑微常住門屋間尋書
玩古如此者十餘年太祖以其善筮賜以名著

弟僧謙亦有才譽爲太子舍人遇疾微躬自處
治而僧謙服藥失度遂卒微深自咎恨發病不
復自治哀痛謙不能已以書告靈曰弟年十五
始居宿於外不爲察慧之譽獨沉浮好書聆琴
聞操輒有過目之能討測文典斟酌傳記寒暑
未交便卓然可述吾長病或有小間輒稱引前
載不異舊學自爾日就月將著名邦黨方隆夙
志嗣美前賢河圖一旦冥然長往酷痛煩冤心
如焚裂尋念平生裁十年中耳然非公事無不

相對一字之書必共詠讀一句之文無不研賞
濁酒忘愁圖籍相慰吾所以窮而不憂實賴此
耳奈何罪酷茫然獨坐憶往年散發極目流涕
吾不舍日夜又恒慮吾羸病豈圖奄忽先歸冥
冥反覆萬慮無復一期音顏髮髯觸事歷然弟
今何在令吾悲窮昔仕京師分張六旬耳其中
三過誤云今日何意不來鍾念懸心無物能譬
方欲共營林澤以送餘年念茲有何罪戾見此
天酷沒於吾手觸事痛恨吾素好醫術不使弟
子得全又尋思不精致有枉過念此一條特復
痛酷痛酷奈何吾罪奈何弟爲志奉親孝事兄
順雖僮僕無所叱咄可謂君子不失色於人不
失口於人冲和淹通內有皂白舉動尺寸吾每
咨之常云兄文骨氣可推英麗以自許又兄爲
人矯介欲過宜每中和道此猶在耳萬世不復
一見奈何唯十紙手迹封圻儼然至於思戀不
可懷及聞吾病肝心寸絕謂當以幅巾薄葬之
事累汝奈何反相殯送弟由來意謂婦人雖無

子不宜踐二庭此風若行便可家有孝婦仲長
昌言亦其大要劉新婦以刑傷自誓必留供養
殷太妃感栢舟之節不奪其志僕射篤順范夫
知禮求得左率第五兒廬位有主此必何益冥
然之痛爲是存者意耳吾窮疾之人平生意志
弟實知之端坐向窻有何慰適正賴弟耳過中
未來已自悵望今云何得立自省惜毒無復人
理比煩冤困憊不能作刻石文若靈響有識不
得吾文豈不爲恨儻意慮不遂謝能思之如狂
不知所告謫明書此數紙無復詞理略道阡陌
萬不寫一阿謙何圖至此誰復視我誰復憂我
他日寶者三光割嗜好以祈年今也唯速化耳
吾豈復支冥冥中竟復云何弟懷隨和之寶未
及光諸文章欲收作一集不知忽忽當辦此不
今已成服吾臨靈取常共飲栢酌自釀酒寧有
仿像不寃痛寃痛元嘉二十年卒時年二十九
僧謙卒後四旬而微終遺令薄葬不設輻旒鼓
挽之屬施五尺牀爲靈二宿便毀以嘗所彈琴

置牀上何長史來以琴與之何長史者偃也無
子家人遵之所著文集傳於世世祖即位詔曰
微棲志貞深文行惇洽生自華宗身安隱素足
以賁茲丘園惇是薄俗不幸蚤世朕甚悼之可
追贈秘書監

史臣曰燕太子吐一言田先生吞舌而死安邑
令戒屠者閔仲叔去而之沛良由內懷耿介峻
節不可輕干袁淑笑謔之間而王微弔詞連牘
斯蓋好名之士欲以身爲珪璋皦皦然使塵玷
之累不能加也

宋書六十三 九月初五日

列傳第二十三 宋書六十三

臣沈約新撰

王華

王曇首

殷景仁

沈演之

王華字子陵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從祖弟也祖
奮衛將軍會稽內史父廞太子中庶子司徒左
長史居在吳晉隆安初王恭起兵討王國寶時

歛丁母憂在家恭檄令起兵歛卽聚衆應之以
女爲貞列將軍以女人爲官屬國寶旣死恭檄
歛起兵之際多所誅戮至是不復得已因舉兵
以討恭爲名恭遣劉牢之擊歛歛敗走不知所
在長子恭爲恭所殺華時年十二在軍中與歛
相失隨沙門釋曇永逃竄時牢之搜檢覓華甚
急曇永使華提衣幘隨後津邏咸疑焉華行遲
永呵罵云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杖捶華數十
衆乃不疑由此得免遇赦還吳少有志行以父
存亡不測布衣蔬食不交游如此十餘年爲時
人所稱美高祖欲收其才用乃發歛喪問使華
制服服闋高祖北伐長安領鎮西將軍北徐州
刺史辟華爲州主簿仍轉鎮西主簿治中從事
史歷職箸稱太祖征江陵以爲西中郎主簿遷
咨議參軍領錄事太祖進號鎮西復隨府轉太
祖未親政政事悉委司馬張邵華性尚物不欲
人在已前邵性豪每行來常引夾轂華出入乘
牽車從者不過二二三以矯之嘗於城內相逢華

陽不知是邵謂左右此鹵簿甚盛必是殿下出行乃下牽車立於道側及邵至乃驚邵白服登城爲華所糾坐被徵華代爲司馬南郡太守行府州事太祖入奉大統以少帝見害疑不敢下華建議曰羨之等受寄崇重未容便敢背德廢主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此殺害蓋由每生情多寧敢一朝頓懷逆志且三人勢均莫相推伏不過欲握權自固以少主仰待耳今日就徵萬無所慮太祖從之留華總後任上卽位以華爲侍中領驍騎將軍未拜轉右衛將軍侍中如故先是會稽孔窻子爲太祖鎮西咨議參軍以文義見賞至是爲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窻子先爲高祖太尉主簿陳損益曰隆化之道莫先於官得其才枚卜之方莫若人慎其舉雖復因革不同損益有物求賢審官未之或改師錫僉曰煥乎欽明之誥拔茅征吉箸於幽賁之爻晉師有成瓜衍作賞楚乘無人爲賈不賀今舊命惟新幽人引領韶之盡美已備於振綱武之未盡

或存於理目雖九官之職未可備舉親民之選
尤宜在先愚欲使天朝四品官外及守牧各舉
一人堪爲二千石長吏者以付選官隨缺叙用
得賢受賞失舉任罰夫惟帝之難豈庸識所易
然舉爾所知非求多人因百官之明孰與一識
之見執咎在己豈容徇物之私今非以選曹所
銓果於乖謬衆職所舉必也惟良蓋宜使求賢
闢其廣塗考績取其少殿若才實拔羣進宜尚
德治阿之宰不必計年免徒之守豈限資秩自
此以還故當才均以資資均以地宰莅之官誠
曰吏職然監觀民瘼翼化宣風則隱厚之求急
於刀筆能事之功接於德心以此論才行之年
歲豈惟政無秕蠹民庇手足而已將使公路日
清私請漸塞士多心競仁必由已處士砥自求
之節仕子藏交馳之情甯子庸微不識治體冒
昧陳愚退懼違謬甯子與華竝有富貴之願自
羨之等秉權日夜構之於太祖甯子嘗東歸至
金昌亭左右欲泊船甯子命去之曰此弑君亭

不可泊也華每閑居諷詠常誦王粲登樓賦曰
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騁力出入逢羨之等
每切齒憤咤歎曰當見太平時不元嘉二年甯
子病卒三年誅羨之等華遷護軍侍中如故宋
世惟華與南陽劉湛不爲飾讓得官卽拜以此
爲常華以情事與人未嘗預宴集終身不飲酒
有燕不之詣若宜有論事者乘車造門主人出
車就之及王弘輔政而弟曇首爲太祖所任與
華相埒華嘗謂已力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頓
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四年卒時年四十三追
贈散騎常侍衛將軍九年上思誅羨之之功追
封新建縣侯食邑千戶謚曰宣侯世祖卽位配
饗太祖廟庭子憲侯嗣官至左衛將軍卒子長
嗣太宗泰始二年坐罵母奪爵以長弟終紹封
後廢帝元徽三年終上表乞以封還長許之齊
受禪國除華從父弟鴻五兵尚書會稽太守
王曇首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少弟也幼有業尚
除著作郎不就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已

辟琅邪王大司馬屬從府公修復洛陽園陵與
從弟球俱詣高祖時謝晦在坐高祖曰此君竝
膏梁盛德乃能屈志戎旅曇首答曰旣從神武
之師自使懦夫有立志晦曰仁者果有勇高祖
悅行至彭城高祖大會戲馬臺豫坐者皆賦詩
曇首文先成高祖覽讀因問弘曰卿弟何如卿
弘答曰若但如臣門戶何寄高祖大笑曇首有
識局智度喜愠不見於色閨門之內雍雍如也
手不執金玉婦女不得爲飾玩自非祿賜所及
一毫不受於人太祖爲冠軍徐州刺史留鎮彭
城以曇首爲府功曹太祖鎮江陵自功曹爲長
史隨府轉鎮西長史高祖甚知之謂太祖曰王
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咨之景平
中有龍見西方半天騰上廕五綵雲京都遠近
聚觀太史奏曰西方有天子氣太祖入奉大統
上及議者皆疑不敢下曇首與到彥之從兄華
固勸上猶未許曇首又固陳并言天人符應上
乃下率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遣百官衆力

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在平乘戶
外不解帶者數旬旣下在道有黃龍出負上所
乘舟左右皆失色上謂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
受天命我何堪之及卽位又謂曇首曰非宋昌
獨見無以致此以曇首爲侍中尋領右衛將軍
領驍騎將軍以朱容子爲右軍將軍誅徐羨之
等平謝晦曇首及華之力也元嘉四年車駕出
北堂嘗使三更竟開廣莫門南臺云應須白虎
幡銀字檠不肯開門尚書左丞羊玄保奏免御
史中丞傅隆以下曇首繼啓曰旣無墨敕又闕
幡檠雖稱上旨不異單刺元嘉二年雖有再開
門例此乃前事之違今之守舊未爲非禮但旣
據舊使應有疑却本末曾無此狀猶宜厥咎其
不請白虎幡銀字檠致門不時開由尚書相承
之失亦合糾正上特無所問更立科條遷太子
詹事侍中如故晦平後上欲封曇首等會讌集
舉酒勸之因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
日時封詔已成出以示曇首曇首曰近日之事

豐難將成賴陛下英明速斷故罪人斯戮臣等
雖得仰憑天光効其毫露豈可因國之災以爲
身幸陛下雖欲私臣當如直史何上不能奪故
封事遂寢時兄弘錄尚書事又爲揚州刺史曇
首爲上所親委任兼兩官彭城王義康與弘竝
錄意常怏怏又欲得揚州形於辭旨以曇首居
中分其權任愈不悅曇首固乞吳郡太祖曰豈
有欲建大廈而遺其棟梁者哉賢兄比屢稱疾
固辭州任將來若相申許者此處非卿而誰亦
何吳郡之有時弘父疾屢遜位不許義康謂賓
客曰王公久疾不起神州詎合卧治曇首勸弘
減府兵之半以配義康義康乃悅七年卒太祖
爲之慟中書舍人周起侍側曰王家欲衰賢者
先殞上曰直是我家衰耳追贈左光祿大夫加
散騎常侍詹事如故九年以預誅羨之等謀追
封豫寧縣侯邑千戶謚曰文侯世祖卽位配饗
太祖廟庭子僧綽嗣別有傳少子僧虔昇明末
爲尚書令

殷景仁陳郡長平人也曾祖融晉太常祖茂散
騎常侍特進左光祿大夫父道裕蚤亡景仁少
有大成之量司徒王謐見而以女妻之初爲劉
毅後軍參軍高祖太尉行參軍建議宜令百官
舉才以所薦能否爲黜陟遷宋臺祕書郎世子
中軍參軍轉主簿又爲驃騎將軍道憐主簿出
補衡陽太守入爲宋世子洗馬仍轉中書侍郎
景仁學不爲文敏有思致口不談義深達理體
至於國典朝儀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
有當世之志也高祖甚知之遷太子中庶子少
帝卽位入補侍中累表辭讓又固陳曰臣志幹
短弱歷著出處值皇塗隆泰身荷恩榮階牒推
遷日月頻積失在饜饕患不自量而奉聞今授
固守愚心者竊惟殊次之寵必歸器望喉膺之
任非才莫居三省諸躬無以克荷豈可苟順其
榮不知進退上虧朝舉下貽身咎求之公私未
見其可顧涯審分誠難庶幾踰方越序易以誠
懼所以俯仰周惶無地寧處若惠澤廣流蘭艾

同潤回改前旨賜以降階雖實不敏敢忘循命
臣迂違之愆旣已屢積寧當徒尚浮采塵黷天
聽丹情恹款仰希照察詔曰景仁退挹之懷有
不可改除黃門侍郎以申君子之請尋領射聲
頃之轉左衛將軍太祖卽位委遇彌厚俄遷侍
中左衛如故時與侍中右衛將軍王華侍中驍
騎將軍王曇首侍中劉湛四人竝時爲侍中俱
居門下皆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
代莫及元嘉三年車駕征謝晦司徒王弘入居
中書下省景仁長直共掌留任晦平代到彥之
爲中領軍侍中如故太祖所生章太后早亡上
奉太后所生蘇氏甚謹六年蘇氏卒車駕親往
臨哭下詔曰朕夙罹偏罰情事兼常每思有以
光隆懿戚少申罔極之懷而禮文遺逸取正無
所監之前代用否又殊故惟疑累年在心未遂
蘇夫人奄至傾殂情禮莫寄追思遠恨與事而
深日月有期將卜窆窆便欲粗依春秋以貴之
義式遵二漢推恩之典但動藉史筆傳之後昆

稱心而行或容未允可時共詳論以求其中執
筆永懷益增感塞景仁議曰至德之感靈啓厥
祥文母覩天實熙皇祚主上聿遵先典號極徽
崇以貴之義禮盡於此蘇夫人階緣戚屬情以
事深寒泉之思寔感聖懷明詔爰發詢求厥中
謹尋漢氏推恩加爵于時承秦之弊儒術蔑如
自君作故罔或前典懼非盛明所宜軌蹈晉監
二代朝政之所因君舉必書哲王之所慎體至
公者懸爵賞於無私奉天統者每屈情以申制
所以作孚萬國貽則後昆臣豫蒙博逮謹露庸
短上從之丁母憂葬竟起爲領軍將軍固辭上
使綱紀代拜遣中書舍人周赧輿載還府九年
服闋遷尚書僕射太子詹事劉湛代爲領軍與
景仁素善皆被遇於高祖俱以宰相許之湛尚
居外任會王弘華曇首相係亡景仁引湛還朝
共參政事湛旣入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已而一
旦居前意甚憤憤知太祖信仗景仁不可移奪
乃深結司徒彭城王義康欲倚宰相之重以傾

之十二年景仁復遷中書令護軍僕射如故尋復以僕射領吏部護軍如故湛愈忿怒義康納湛言毀景仁於太祖太祖遇之益隆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乃稱疾解職表疏累上不見許使停家養病發詔遣黃門侍郎省疾湛議遣人若劫盜者於外殺之以爲太祖雖知當有以終不能傷至親之愛上微聞之遷景仁於西掖門外晉鄱陽王第以爲護軍府密邇宮禁故其計不行景仁卧疾者五年雖不見上而密表去來日中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問焉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寢疾旣久左右皆不曉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景仁猶稱腳疾小牀輿以就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代義康爲揚州刺史僕射領吏部如故遣使者授印綬主簿代拜拜畢便覺其情理乖錯性本寬厚而忽更苛暴問左右曰今年男婚多女嫁多是冬大雪景仁乘輿出聽事觀望忽驚曰當閤何得有大樹旣而曰

我誤邪疾轉篤太祖謂不利在州司使還住僕射下省爲州凡月餘卒或云見劉湛爲崇時年五十一追贈侍中司空本官如故諡曰文成公上與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書曰殷僕射疾患少日奄忽不救其識具經遠奉國竭誠周游繼綰情兼常痛民望國器遇之爲難惋歎之深不能已已汝亦同不往矣如何世祖大明五年行幸經景仁墓詔曰司空文成公景仁德量淹正風識明允徽績忠謨夙達先照惠政茂譽寔留民屬近瞻丘墳感往興悼可遣使致祭子道矜幼而不慧官至太中大夫道矜子恒太宗世爲侍中度支尚書屬父疾積久爲有司所奏詔曰道矜生便有病無更橫疾恒因愚習惰久妨清序可降爲散騎常侍

沈演之字臺真吳興武康人也高祖充晉車騎將軍吳國內史曾祖勁冠軍陳祐長史戍金墉城爲鮮卑慕容恪所陷不屈節見殺追贈東陽太守祖赤黥廷尉卿父叔任少有幹質初爲楊

州主簿高祖太尉參軍吳山陰令治皆有聲朱
齡石伐蜀爲齡石建威府司馬加建威將軍平
蜀之功亞於元帥卽本號爲西夷校尉巴西梓
潼郡太守戍涪城東軍旣反二郡彊宗侯勸羅
奧聚衆作亂四面雲合遂至萬餘人攻城急叔
任東兵不滿五百推布腹心衆莫不爲用出擊
大破之逆黨皆平高祖討司馬休之齡石遣叔
任率軍來會時高祖領鎮西將軍命爲司馬及
軍還以爲揚州別駕從事史以平蜀全涪之功
封寧新縣男食邑四百四十戶出爲建威將軍
益州刺史以疾還都義熙十四年卒時年五十
長子融之蚤卒演之年十一尚書僕射劉柳見
而知之曰此童終爲令器家世爲將而演之折
節好學讀老子日百遍以義理業尚知名襲父
別爵吉陽縣五等侯郡命主簿州辟從事史西
曹主簿舉秀才嘉興令有能名入爲司徒祭酒
南譙王義宣左軍主簿錢唐令復有政績復爲
司徒主簿丁母憂起爲武康令固辭不免到縣

百許日稱疾去官服闋除司徒左司掾州治中從事史元嘉十二年東諸郡大水民人饑饉吳義興及吳郡之錢唐升米三百以演之及尚書祠部郎江邃竝兼散騎常侍巡行拯卹許以便宜從事演之乃開倉廩以賑饑民民有生子者口賜米一斗刑獄有疑枉悉制遣之百姓蒙賴轉別駕從事史領本郡中正深爲義康所待故在府州前後十餘年後劉湛劉威等結黨欲排廢尚書僕射殷景仁演之雅仗正義與湛等不同湛因此讒之於義康嘗因論事不合旨義康變色曰自今而後我不復相信演之與景仁素善盡心於朝庭太祖甚嘉之以爲尚書吏部郎十七年義康出藩誅湛等以演之爲右衛將軍景仁尋卒乃以後軍長史范曄爲左衛將軍與演之對掌禁旅同參機密二十年遷侍中右衛將軍如故太祖謂之曰侍中領衛望實優顯此蓋宰相便坐卿其勉之上欲伐林邑朝臣不同唯廣州刺史陸徽與演之贊成上意及平賜羣

臣黃金生口銅器等物演之所得偏多上謂之
曰廟堂之謀卿參其力平此遠夷未足多建茅
土廓清京都鳴鸞東岱不憂河山不開也二十
一年詔曰摠司戎政翼贊東朝惟允之舉匪賢
莫授侍中領右衛將軍演之清業貞審器思沈
濟右衛將軍畢才應通敏理懷清要竝美彰出
內誠亮在公能克懋厥猷樹績所莅演之可中
領軍畢可太子詹事畢懷逆謀演之覺其有異
言之太祖畢尋事發伏誅遷領國子祭酒本州
大中正轉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雖未爲宰
相任寄不異也素有心氣疾病歷年上使卧疾
治事性好舉才申濟屈滯而謙約自持上賜女
伎不受二十六年車駕拜京陵演之以疾不從
上還宮召見自勉到坐出至尚書下省暴卒時
年五十三太祖痛惜之追贈散騎常侍金紫光
祿大夫謚曰貞侯演之昔與同使江邃字玄遠
濟陽考城人頗有文義官至司徒記室參軍撰
文釋傳於世演之子睦至黃門郎通直散騎常

侍世祖大明初坐要引上左右俞欣之訪評殿
省內事又與弟西陽王文學勃忿閱不睦坐徙
始興郡勃免官禁錮勃好爲文章善彈琴能圍
碁而輕薄逐利歷尚書殿中郎太宗泰始中爲
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時欲北討使勃還鄉里
募人多受貨賄上怒下詔曰沈勃琴書藝業口
有美稱而輕躁耽酒幼多罪愆比奢淫過度妓
女數十聲酣放縱無復劑限自恃吳興土豪比
門義故脅說士廣告索無已又輒聽募將委役
還私託注病叛遂有數百周旋門生競受財貨
少者至万多者千金考計贓物二百餘萬便宜
明罰敕法以正典刑故光祿大夫演之昔受深
遇忠績在朝尋遠矜懷能無弘律可徙勃西垂
令一思愆悔於是徙付梁州廢帝元徽初以例
得還結事阮佃夫王道隆等復爲司徒左長史
爲廢帝所誅順帝卽位追贈本官勃弟統大明
中爲著作佐郎先是五省官所給幹僮不得雜
役太祖世坐以免官者前後百人統輕役過老

有司奏免世祖詔曰自頃幹僮多不祇給主可
量聽行杖得行幹杖自此始也演之兄融之子
暢之襲寧新縣男大明中爲海陵王休茂北中
郎諮議參軍爲休茂所殺追贈黃門郎子暉嗣
齊受禪國除

史臣曰元嘉初誅滅宰相蓋王華孔甯子之力
也彼羣公義雖往結恩實今踈而任卽曩權意
非昔主居上六之窮爻當來寵之要輒顛覆所
基非待他釁況於廢殺之重其隙易乘乎夫殺
人而取其璧不知在已興累傾物而移其寵不
忌自我難持若二子永年亦未知來禍所止也
有能戒彼而悟此則所望於來哲

二十四日校

九月初五日

